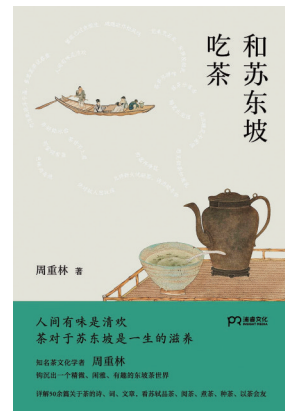


书单



《和苏东坡吃茶》  
周重林(著)  
湖南美术出版社

一代文豪苏东坡,是个琴棋书画诗酒茶俱全的生活家。而后世论起东坡的生活趣味,对他在饮茶一道上的品位与情趣,少有谈及。其实苏东坡爱茶爱得紧,对茶叶、用水、茶具、同饮之人都不讲究。茶是他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,诗词文章中也处处有茶的身影。苏东坡的茶生活,也是宋代茶文化发展繁荣、宋人生活美学的一面镜子。作者细细梳理了苏东坡与茶相关的五十余篇诗、词、文章,辅以权威注释、白话翻译,钩沉出一个精致、闲雅、清欢、充满人情味的东坡茶世界。以茶喻人,最重要的是“清白”;以茶喻生活,最佳的滋味是“清欢”。

书香诗韵  
润童心

近日,唐山市开平区作协主席刘云芳、唐山实验学校初中部校长冯翠红、唐山四十九中教师孟祥红与数十名“小诗人”做客唐山书城,大家一起欣赏小朋友创作的诗歌,几位嘉宾也探讨了儿童诗歌的创作以及文学启蒙带给儿童的意义。刘云芳是一位擅长写散文与儿童文学的作家,一直致力于推广儿童文学启蒙,并且做了很多儿童诗歌创作方面的实践。此次活动围绕着她的手记《陪你变成鱼》展开。她表示:“诗歌是特别注重心灵的文章体裁,也是最能抒发强烈情感的体裁,所以孩子们一定要善于从平淡无奇的事物中发掘那种美,还有生活中的诗意。要善于把自己独特的感受与思想、感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,再加上丰富的、合理的联想和想象,它就会变成一首一首精美的小诗。”冯翠红和孟祥红两位老师认为孩子是天生的诗人,写诗让他们发现了生活中的美好,也让他们的内心变得富有。这次分享会,让唐山书城全民阅读区充满着童真与诗意,也让孩子们在心中种下了一颗爱诗、写诗的种子。(王慧丽)



记忆中的北京味道

——读《跟着姥姥去遛弯儿》

□ 杨双琪



《跟着姥姥去遛弯儿》是保文妮“小时候”中国图画书系列中的一本,其余三本是《铁门胡同》《小金鱼》《水牛儿》,描绘的都是上个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末老北京孩子眼中的北京风貌、市井故事。作为外地人,北京给我的印象是天安门、故宫、颐和园和众多的博物馆。读过这本书,我感受到了北京人眼中的北京:是舌尖上的老味道,是喧嚣热闹的庙会书场,是胡同、四合院里的朝朝暮暮……

绘本的前环衬展示的是和姥姥遛弯儿的全景地图,书中出现的隆福寺、地安门、银锭桥、白塔寺被一大一小的两行脚印连在了一起。一句“头伏的饺子二伏面,三伏的烙饼夹鸡蛋”串起了整个故事的时间线。让我们跟着姥姥和胖妞出发,一起去书里解锁老北京那些好看的、好玩的、好吃的地方吧。

“头伏的饺子刚吃完,姥姥就把胖妞喊”,一条胡同展开在眼前,姥姥站在院门口正喊胖妞呢。画面上叫卖金鱼的小贩,玩跳房子的孩子们,门口的石墩、房檐下的酱缸带着我们穿越回了七八十年代的北京。原来是隆福寺的庙会开张了,姥姥要带胖妞去转一转。在热闹非凡的隆福寺,姥姥和胖妞进了一家饭店,店小二热情地招呼着,好吃的艾窝窝、豌豆黄和驴打滚都摆上了桌,胖妞两只手不停地往嘴里塞。看着外孙女大快朵颐,姥姥在旁边露出了慈爱的笑。

从隆福寺出来奔后海,银锭桥上卖荷花和莲蓬的摊子摆了一大溜,桥下还有人在撑着船采莲蓬,一片沁人心脾的绿色中透出的是夏季难得的清凉。下一站是到地安门,这里有各色的小吃:成衣铺、铜锡店、万昌号让人目不暇接。姥姥带胖妞买了羊头肉,夏日里,切成薄片,蘸上花椒盐的白羊头肉也是一道独具风味的美食。

到中午回了家,大树上知了“伏天、伏天”叫得欢,树荫下姥姥做着针线活儿,胖妞叠着纸船,晾衣绳上的衣服被风吹得飘飘转转,屋顶的小猫们也安然入画。书中的画面让人有特别熟悉的感觉,斑驳的树影、穿堂而过的微风,小院里的清静午后,是我们这代人记忆里共同的岁月静好。

转眼到了赶集的日子,姥姥又带着胖妞出了门。白塔寺书场里人声鼎沸、锣鼓齐鸣,吆

喝叫卖声不绝于耳,姥姥跟卖布鞋的大叔聊着天儿,胖妞的眼睛却被戏台上演着的霸王别姬吸引走了……接着是初八去逛前门大栅栏,走走看看后,来上一碗致美斋的馄饨,再买一块月盛斋的酱牛肉,孩子的心里忘不掉的总是这样的美味时刻。

转眼到了二伏天,又会有什么好吃的呢?看,姥姥在厨房里忙活起来了。手擀的切面,黄瓜条、萝卜丝、青豆黄豆、豆芽儿菜、香椿末、肉丁齐全的菜码,姥姥的手艺凝结在了这一碗香香的炸酱面里。面香引来了胡同里的小猫们,也引来了回家的爸爸妈妈。吃完二伏的面,还有三伏的烙饼夹鸡蛋可以期待,故事在这里结束了,可老百姓的日子总会有美食相伴。



很短,却景象万千,既有白云飘过,又有清风拂面,未写送别之人,却把离别之刻苦画得很深刻。

诗句“清风松下歇”的“歇”字极妙。青松长绿,清风来去自如,可此时的它偏偏如人一样被他们的情谊感动,故短暂停留,以陪伴诗人。读到这里,我们心里顿生欣慰。如此细腻的笔触,自然而然流露的真情彰显了真实与纯粹,诗人的文采与笔力果真不凡。

有意思的是,张融也出身贵族,虽为人形貌短丑,但精神清激,奇谲狂放,自视甚高,其《门律自序》称:“吾文章之体,多为世人所惊。”据《南齐书》载,他于波涛中作《海赋》,文辞诡激,独与众不同。后以示镇军将军顾凯之,顾凯之曰:“卿此赋实超玄虚,但恨不道盐耳。”玄虚,是西晋辞赋家木华的字,他也写有一篇《海

赋》,顾凯之认为张融之作超过了木华,但也批评其未道盐。

张融援笔立就四句:“灑沙剖白,熬波出素,积雪中春,飞霜暑路。”这里说的“灑沙”指削土、水淋之法,“熬波”即是煮海,为熬煮海水为盐。构白、出素、积雪、飞霜,形容的都是海盐熬制既成时的形态。一链构白,凌波素洁,如积雪堆砌于艳春之时、飞霜洒洒于海暑之途,俱美极。

王荆产是否真如刘棻所说无才,恐怕也不是没有实据。若王荆产如张融般具有才气,便是狷介孤傲,不合于群,大概也不会招来全赖先人遗风的批评。不知道,某种层次上来说,有赖《世说新语》和刘棻的话留名于世的王荆产,是算幸运呢还是不幸?

而尤三姐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则是,她“松松挽着头发,大红袄子半掩半开,露着葱绿抹胸,一痕雪脯。底下绿裤红鞋,一双金莲或敲或并”“两个坠子,却似打秋千一般”。三姐的打扮是“出色另式”的,这样的打扮,与她做出的“万人不及的淫情浪态”相得益彰,反衬出她在污秽的环境下的激烈抗争,读罢令人不忍,徒增一声叹息。

黛玉与三姐都美,但是二者的美,一个如出水芙蓉般清新,一个像烈焰玫瑰一样撩人,并不相似。

作者的倾向

再就是,作者也并没有表达过二者有相似之处,相反,作者在第六十四回却是将黛玉和尤氏姊妹对比来写的。这一回的回目是《幽淑女悲题五美吟,浪荡子情遗九佩环》,“幽淑女”指的是黛玉,虽对应的是“浪荡子”,但是所指之事显然是贾琏与尤二姐的“风流债”。这一回在列宁格勒藏本中,有一首诗,在回目前,正文后:“深闺有奇女,绝世空珠翠。情痴苦泪多,未惜颜憔悴。哀哉千秋魂,薄命无二致。嗟彼桑间人,好丑非其类。”显然“深闺奇女”指的是黛玉,“桑间人”却是指尤氏姊妹。此典故出自《汉书地理志》,“卫地有桑间、濮上之阻,男女亦亟聚会,生色焉。故俗称郑、卫之音。”后多用“桑间”以称淫风,“桑间人”指的是“品行有缺”尤氏姊妹。

作者虽对尤氏姊妹的遭遇抱有深深的同情,但是他的思想不可能到达将尤三姐与林黛玉一视同仁的高度。

误会来源

既然如此,又为何会有人认为尤三姐长得像黛玉呢?大约是“轻信”了小兴儿的话吧。作为一个小厮,兴儿根本没有机会近距离仔细观察黛玉的面容体态,因此他的话竟不必全当真。另外,兴儿虽人小言微,可是却是个极聪明油滑的小厮。他说出黛玉“面庞、身段不与三姨差什么”的语境是尤氏姊妹给他酒喝,与他聊天的情境之下。“小厮与家母饮酒”的行为在封建社会中是严重违背礼教的,本该明令禁止。这种情况下,小厮受宠若惊,对她们肯定是尽拣好听的话儿说。黛玉之美雅俗共赏,连薛蟠偶然见了还“酥倒”呢,自然是美的代名词,用来奉承尤三姐不会有错。

综上,兴儿的话虽不一定全是“胡诌”,但凭一句“面庞、身段和三姨不差什么”来判断黛玉与尤三姐形似甚至神似,略显草率。

红海拾贝

童心荐读

读经典

长松有清风

□ 付振双

在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中,刘尹云:“人想王荆产佳,此想长松下有清风耳。”刘尹即刘棻,他说人们想王荆产人才出众,就等于想象高大的松树必定会有清风。很显然,他的话并不是夸大其词的。

王荆产,就是王微,一作王徽,字幼仁,小字荆产,历任尚书郎、右军司马。遗憾的是,他的资料有限,但能确定的是其祖父为平北将军王义,父为荆州刺史,叔父为太尉王衍,可谓出身名门,是世代官宦人家。也正是这样的原因,刘棻说王荆产身处巨松之下,纵有清风,也是有赖先人,言外之意还是说他不够优秀。

清风留松间,是这个故事里的“结”,王荆产解不开,他之后的南朝张融一样放不下。张融的《别诗》云:“白云山上尽,清风松下歇。欲识离人悲,孤台见明月。”这首诗

很短,却景象万千,既有白云飘过,又有清风拂面,未写送别之人,却把离别之刻苦画得很深刻。

诗句“清风松下歇”的“歇”字极妙。青松长绿,清风来去自如,可此时的它偏偏如人一样被他们的情谊感动,故短暂停留,以陪伴诗人。读到这里,我们心里顿生欣慰。如此细腻的笔触,自然而然流露的真情彰显了真实与纯粹,诗人的文采与笔力果真不凡。

有意思的是,张融也出身贵族,虽为人形貌短丑,但精神清激,奇谲狂放,自视甚高,其《门律自序》称:“吾文章之体,多为世人所惊。”据《南齐书》载,他于波涛中作《海赋》,文辞诡激,独与众不同。后以示镇军将军顾凯之,顾凯之曰:“卿此赋实超玄虚,但恨不道盐耳。”玄虚,是西晋辞赋家木华的字,他也写有一篇《海

尤三姐与林黛玉长得像吗

□ 杜海红

《红楼梦》第六十五回,贾琏的小厮兴儿对尤氏姐妹“演说”荣国府,提到黛玉时说:“面庞、身段和三姨不差什么,一肚子文章,只是一身多病。”因为兴儿这句话,许多人认为尤三姐与黛玉像。

红楼女儿众多,作者明确说明长得像黛玉的就有可卿、晴雯、龄官等。可卿指的是太虚幻境中的警幻仙子之妹,作者说其“鲜妍有似宝钗,袅娜风流又如黛玉”,可见可卿与黛玉的相似之处是其袅娜的身段与风流的气质。而晴雯的“眉眼有点像”黛玉,却是通过王夫人之口说出来的。龄官则是作者直接写道:“眉蹙春山,眼颦秋水,面薄腰纤,袅袅婷婷,大有黛玉之态”。除此之外,还有宝钗生日宴上,贾母出钱雇来的戏班里的的小旦,凤姐笑言“这孩子扮上活像一个人”,结果被湘云一语道破:是像林姐姐的样儿。

可是若单凭小厮一句话就认为尤三姐像黛玉,我不认同。

当然,林黛玉与尤三姐都是美人,也许美得相上下。黛玉之美,作者说是“稀世俊美”,三姐之美,宝钗称为“绝色尤物”。可是美人与名花一样,万紫千红,各有风情。黛玉之美与尤三姐之美怎么会相似呢?

气质不同

首先两个人的出身不同,气质自然是迥异的。

黛玉之父林如海是前科探花、巡盐御史,林家祖上是列侯,既是钟鼎之家,又是书香之族。黛玉之母贾敏是鼎盛时期的贾府里最得宠的小女儿,是“千尊万贵的大小姐”,连王夫人都望尘莫及。黛玉作为林如海夫妇的独女,从小得尽宠爱,是在“爱如珍宝”中长大的,又得到过贾雨村的教授,因此黛玉的气度不凡。即使是在外祖母家,与贾府三春相比,不但不会相形见绌,反倒更胜一筹。

初次见面,王熙凤夸到:“天下竟有这般标致的人儿”,倒不是曲意奉承贾母,而说到“这通身的气派,竟不像是外孙女,竟像嫡亲的孙女”,反而是她八面玲珑的表现。因为在封建社会里,嫡亲的孙女是比外孙女更亲的血缘关系,在贾府三春面前,凤姐既要夸黛玉,又不能碾压贾氏姊妹,因此说了这番话。在“神仙似的”林妹妹身上,我们看到的贵族少女的娴静清雅,再加上她酷爱诗书,黛玉周身浸润着袅袅书香。

尤三姐则是平民之女。她父亲在世时,家境尚可,尤二姐与皇庄头之子张华定过亲,两

家应该是门当户对的。可是尤氏姊妹不幸幼时丧父,只得随母亲再嫁到尤家。尤家并非什么大家士族,应该是小康之家。因为尤家若门第甚高,那尤氏之父不至于娶一个带着两个拖油瓶的寡妇;可是若尤家门第太低,那尤氏嫁给贾珍做续弦恐怕也不太可能。因此我推断,尤家应该就是个家境殷实的平民之家。

作为“拖油瓶”的尤三姐,生存状态一定是极艰难的。尤其在尤氏父亲死后,别说读书了,她们母女三人的生计都成了问题,要靠贾珍的周济过活。不同于黛玉的养尊处优,尤三姐从小就看尽世间冷暖,吃人间甘苦。这样的经历使这个刚烈的少女犹如带刺的玫瑰,形成了泼辣的性格。她美艳却绝不端庄,她绰约风流,却绝不贞静自守。这一点从她大骂贾珍、贾琏兄弟中就可略见一二。

因此,黛玉有“风露清愁”的气质,尤三姐却是热烈奔放,二人迥然不同。

相貌各异

其次,从长相上来说,二人也未见得有多相似。

尽管兴儿说黛玉与尤三姐“面庞、身段”“不差什么”,可是我觉得他想表达的意思不过是黛玉与尤三姐都是极出色的美人。记得在甄家的仆妇来贾府请安时,见了宝玉便说与她们的甄宝玉长得一模一样,贾母便说一段话:“大家子孩子们养的娇嫩,除了脸上有残疾十分黑丑的,大概看去都是一样的齐整。”兴儿说的这个话大致也可以用贾母这番话来理解,那就是,同为美女,黛玉与三姐面容与身材都属上乘。

黛玉多病,弱柳扶风,姣花照水,其身材自然是瘦弱的。尤三姐可能也身段苗条,但是不会像黛玉一样弱不禁风。黛玉之美是娇弱的,三姐之美是张扬的。

至于面庞,黛玉是“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,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”,尤三姐生着一双“秋水眼”,“柳眉笼翠雾,檀口点丹砂”。

先说眼睛。黛玉之含情,是一段“脉脉此情谁诉”的蕴藉含蓄,将黛玉的多愁善感活化出来。三姐的“秋水眼”,典出唐诗。唐代许多诗人将女子清澈的眼眸比作秋水。如“一双瞳人剪秋水”“双眸剪秋水”等。至于“秋水眼”到底长什么样,似乎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,只觉清亮透彻的眼眸一定是漂亮的。可是这样的秋水眼,作者偏偏抓住她酒后添得的“恹恹、淫淫”,让人过目不忘。

再看眉毛,“似蹙非蹙罥烟眉”,将黛玉的



如烟轻愁集中在了眉宇之间。黛玉的眉,为眼一样,竟不是为了实写眉毛的形状,却是为了写黛玉的意志。黛玉的眉眼,究竟长什么样,作者的刻画是很写意的,除了美,我们竟不能描摹和形容。后面写晴雯的时候,也借用王夫人一句“眉眼有点像你林妹妹”,点染出晴雯之美,映衬出黛玉的妙眉美目。相比之下,尤三姐的眉就写实得多了。“柳眉”就是柳叶一样的眉形,“笼翠烟”是说眉毛从眉峰的黑浓到眉梢的渐淡渐无的风情。与其“秋水眼”一样,三姐的眉眼具体可感,我们可以想象,可以比较。正如她的“檀口点丹砂”一样,我们可以联想到宝钗的“眉不画而翠,唇不点而红”的天生丽质。

装束意态不同

至于二者的脸型,书中没有做描述,我们也确实只能凭想象。就算二人同一脸型,也未必有相似的“面庞”。因为一个人的长相除了五官,还受意态、穿着打扮的影响。

黛玉的服饰作者很少提到,因为黛玉是“神仙似的妹妹”,再华丽的服饰都是身外之物。“深闺有奇女,绝世空珠翠”,宝玉眼中的黛玉只有“态生两靥之愁,娇羞一身之病”,而无其装束的描述。作者只在芦雪庵作诗一回里,描写了雪花黛玉的穿戴:“红香羊皮小褂”,“大红羽纱面白狐狸里的鹤氅”,“金心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簪”。黛玉的打扮俏丽高贵,亦体现出她的体弱特征。